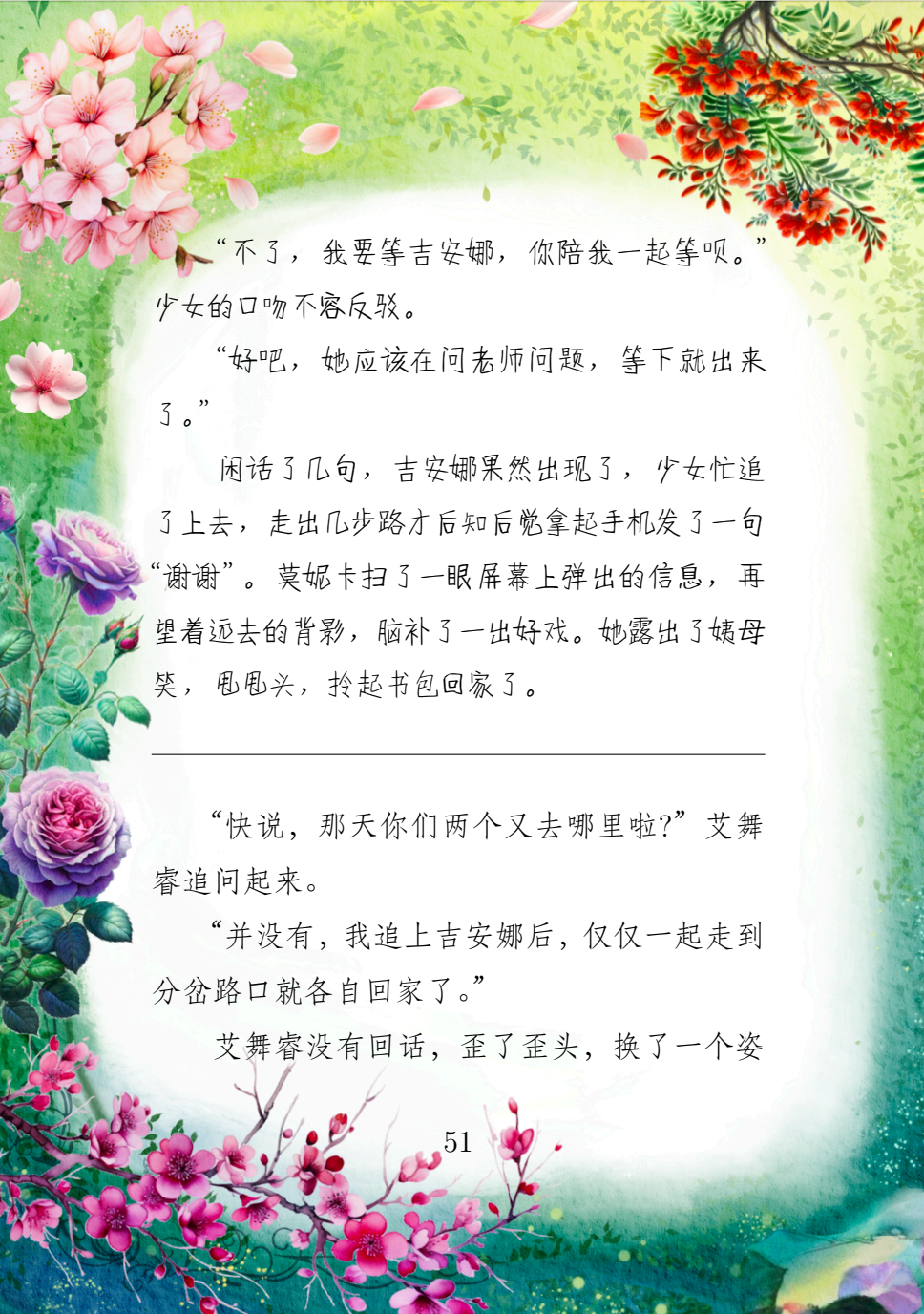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第四章 不虞之隙

春假结束得很急促，不少人还没从假期中回过神来，在课堂上懒懒散散的。一大清早，萨波丽娜刚到走廊，有个人影像阵风一样从她眼前一闪而过，甚至差点撞上她。那人去了吉安娜的课室，从背影看是蕾伊拉。一种不太好的预感在心中油然而生。果不其然，那两人一整天都形影不离，就连老师在讲台上教学时都忍不住交头接耳。当放学铃声响起，莫妮卡第一个冲出课室，在柜子处理好了包。

她见萨波丽娜不紧不慢地走来，问道：“一块儿走不？回家。”



“不了，我要等吉安娜，你陪我一起等呗。”少女的口吻不容反驳。

“好吧，她应该在问老师问题，等下就出来了。”

闲话了几句，吉安娜果然出现了，少女忙追了上去，走出几步路才后知后觉拿起手机发了一句“谢谢”。莫妮卡扫了一眼屏幕上弹出的信息，再望着远去的背影，脑补了一出好戏。她露出了姨母笑，甩甩头，拎起书包回家了。


---

“快说，那天你们两个又去哪里啦？”艾舞睿追问起来。

“并没有，我追上吉安娜后，仅仅一起走到分岔路口就各自回家了。”

艾舞睿没有回话，歪了歪头，换了一个姿






势继续聆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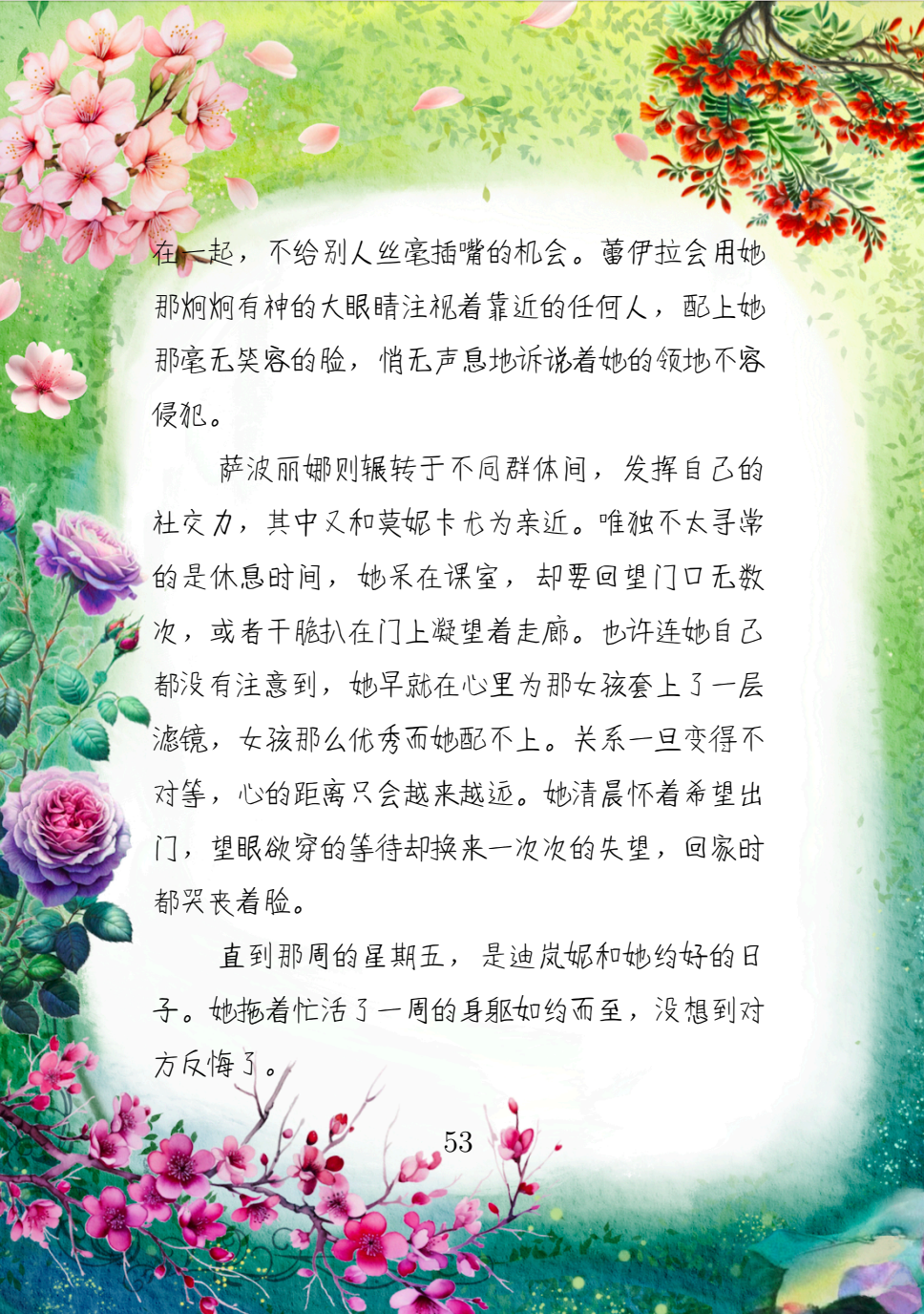
“她说她那天有事，其实春假后我们就很少到处去逛了。”萨波丽娜回复得很平静，然后说起了一天后的某个课间休息时发生的事情。

---

吉安娜一如既往地笑盈盈地回复着她。蕾伊拉径直走来，打断了两人的交谈，并且拽走了吉安娜。少女那玫瑰般鲜艳的笑容瞬时凋零，脸色也变得阴沉。下课了，她们两个顺着人流走在萨波丽娜后面。刚出课室，蕾伊拉迫不及待地牵起吉安娜的手，快步越过了萨波丽娜，扬长而去。独留少女一人目送着她们远去的背影。这时，一阵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，明明是春光明媚的季节，竟然让人觉出一丝寒意。

之后的几天，吉安娜和蕾伊拉无时无刻不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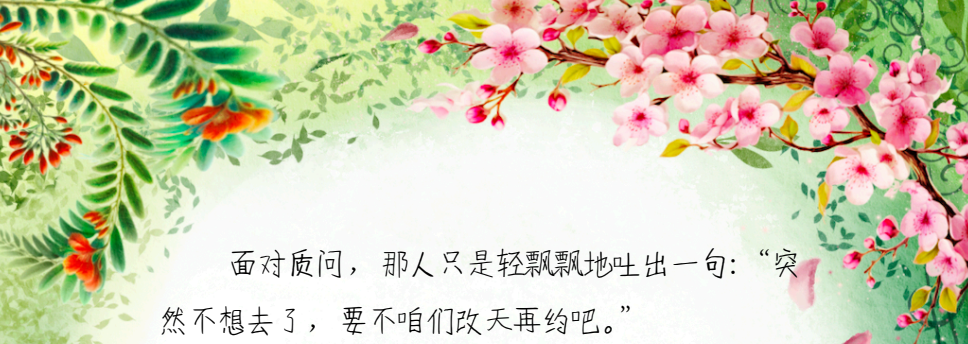


在一起，不给别人丝毫插嘴的机会。蕾伊拉会用她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注视着靠近的任何人，配上她那毫无笑容的脸，悄无声息地诉说着她的领地不容侵犯。

萨波丽娜则辗转于不同群体间，发挥自己的社交力，其中又和莫妮卡尤为亲近。唯独不太寻常的是休息时间，她呆在课室，却要回望门口无数次，或者干脆扒在门上凝望着走廊。也许连她自己都没有注意到，她早就在心里为那女孩套上了一层滤镜，女孩那么优秀而她配不上。关系一旦变得不对等，心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。她清晨怀着希望出门，望眼欲穿的等待却换来一次次的失望，回家时都哭丧着脸。

直到那周的星期五，是迪岚妮和她约好的日子。她拖着忙活了一周的身躯如约而至，没想到对方反悔了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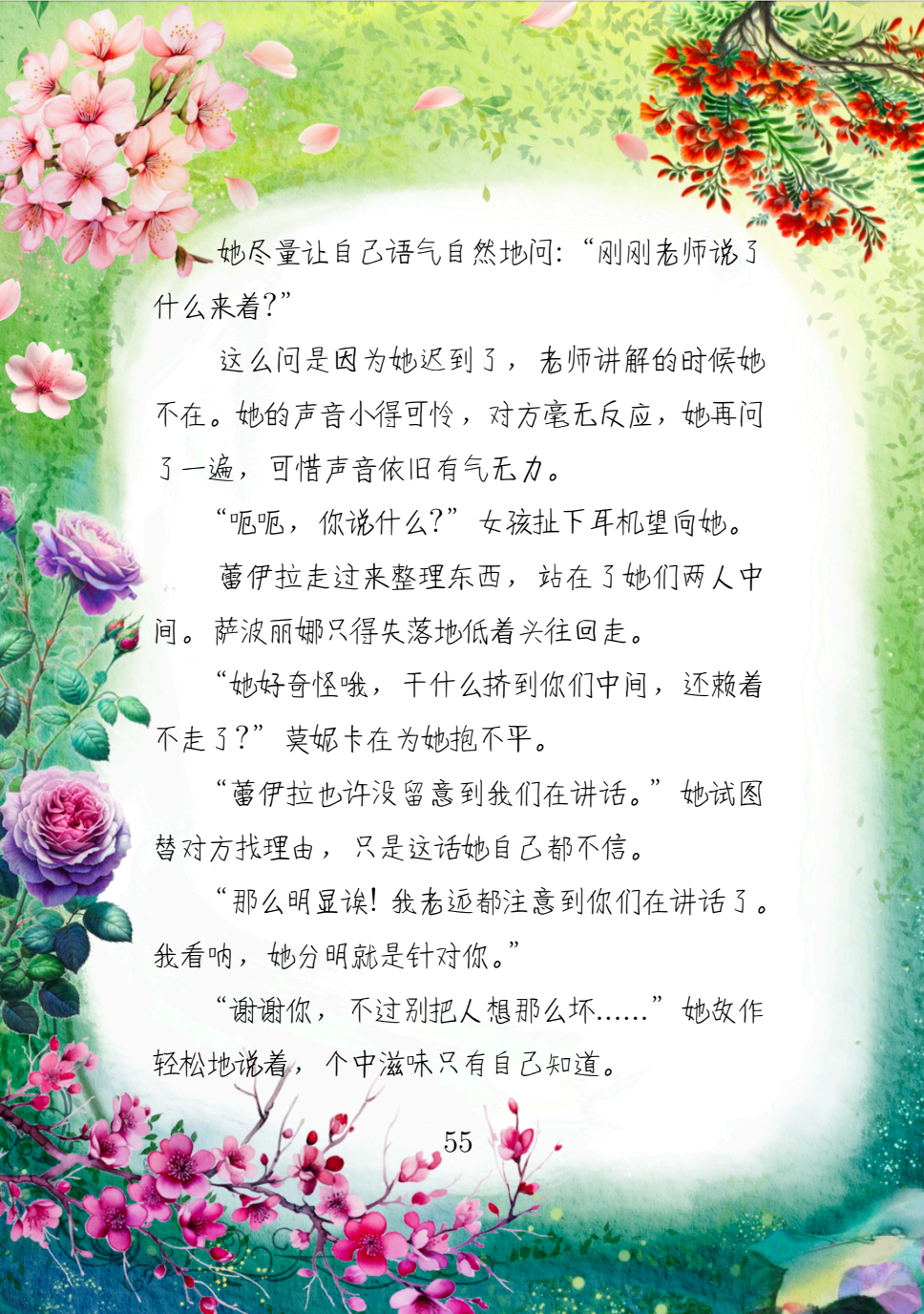


面对质问，那人只是轻飘飘地吐出一句：“突然不想去了，要不咱们改天再约吧。”

看着校舍外优柔寡断的雨，她轻轻点头后便转身离去。春雨绵绵，像花针，如细丝，密密地斜织着。雨滴滑过伞面，冲刷着她心里的幽怨。她没时间理会刚刚的小插曲，只为了这个星期和吉安娜的疏远而失意。她隐约察觉这段友谊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但她全无应对之策，唯有期盼下星期会好转。

周日的科学课，琳琅满目的试剂瓶整齐地排列在漆黑的台面上，筑成一座小小的化学城堡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酸碱味，那是知识的味道。同学们或谈论着步骤，或手忙脚乱地准备材料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实验。吉安娜戴着耳机埋头于笔记，满满的书香气息。那一刻，她就是严谨的科学家。萨波丽娜走了过去，杵在那儿许久也未开口。





她尽量让自己语气自然地问：“刚刚老师说了什么来着？”

这么问是因为她迟到了，老师讲解的时候她不在。她的声音小得可怜，对方毫无反应，她再问了一遍，可惜声音依旧有气无力。

“呃呃，你说什么？”女孩扯下耳机望向她。

蕾伊拉走过来整理东西，站在了她们两人中间。萨波丽娜只得失落地低着头往回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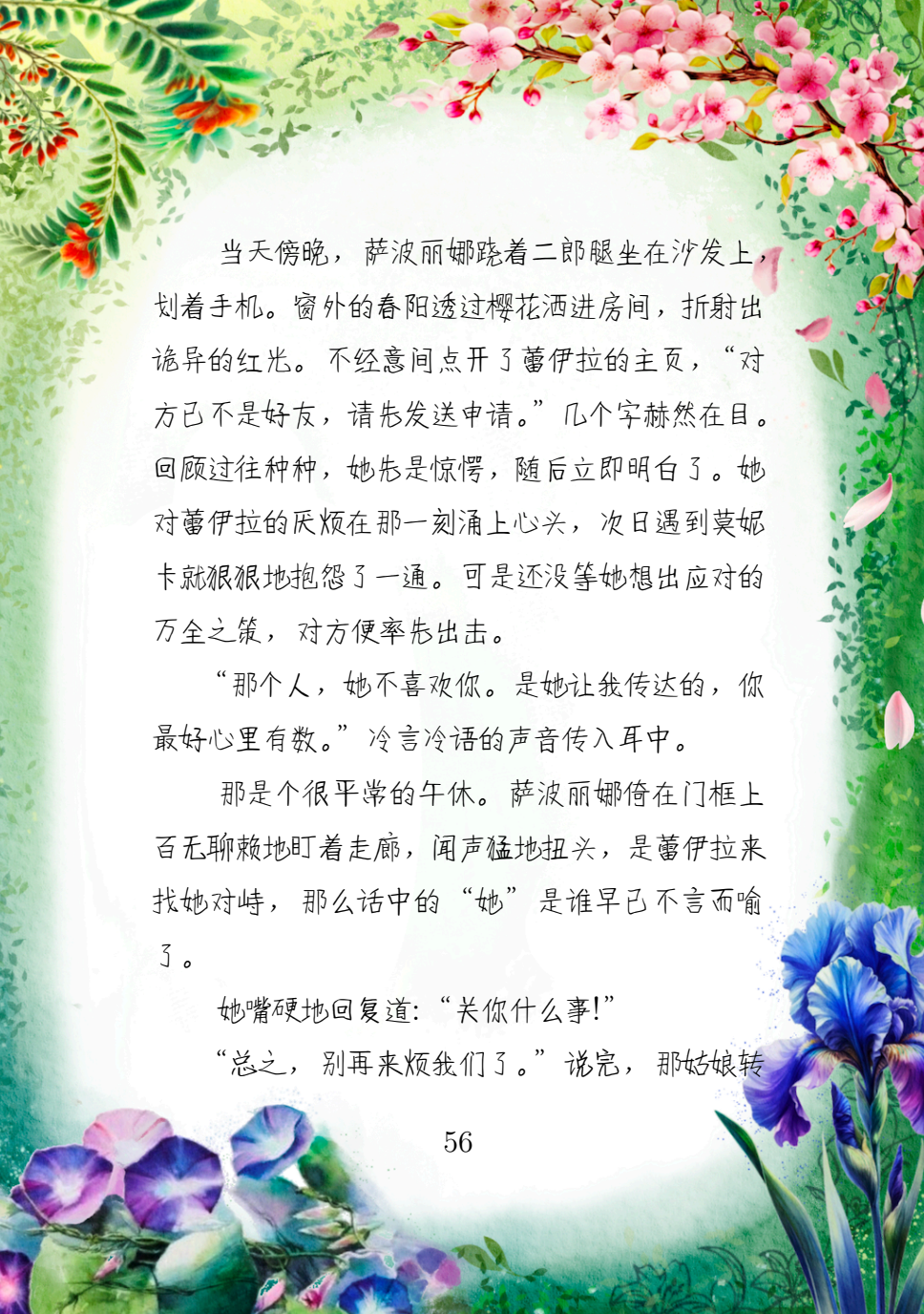
“她好奇怪哦，干什么挤到你们中间，还赖着不走了？”莫妮卡在为她抱不平。

“蕾伊拉也许没留意到我们在讲话。”她试图替对方找理由，只是这话她自己都不信。

“那么明显诶！我老远都注意到你们在讲话了。我看呐，她分明就是针对你。”

“谢谢你，不过别把人想那么坏……”她故作轻松地说着，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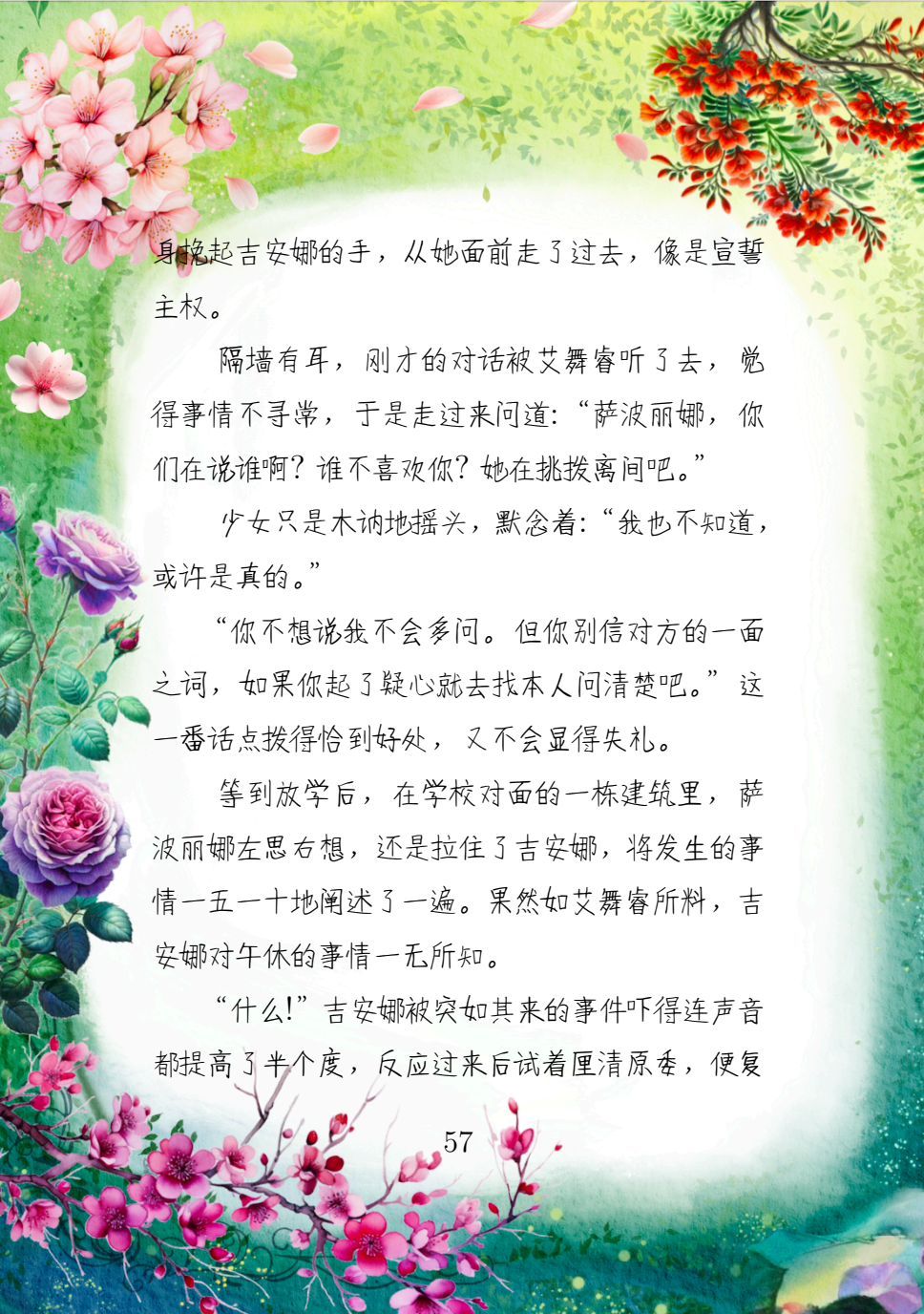
当天傍晚，萨波丽娜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，划着手机。窗外的春阳透过樱花洒进房间，折射出诡异的红光。不经意间点开了蕾伊拉的主页，“对方已不是好友，请先发送申请。”几个字赫然在目。回顾过往种种，她先是惊愕，随后立即明白了。她对蕾伊拉的厌烦在那一刻涌上心头，次日遇到莫妮卡就狠狠地抱怨了一通。可是还没等她想出应对的万全之策，对方便率先出击。

“那个人，她不喜欢你。是她让我传达的，你最好心里有数。”冷言冷语的声音传入耳中。

那是个很平常的午休。萨波丽娜倚在门框上百无聊赖地盯着走廊，闻声猛地扭头，是蕾伊拉来找她对峙，那么话中的“她”是谁早已不言而喻了。

她嘴硬地回复道：“关你什么事！”

“总之，别再来烦我们了。”说完，那姑娘转



身挽起吉安娜的手，从她面前走了过去，像是宣誓主权。

隔墙有耳，刚才的对话被艾舞睿听了去，觉得事情不寻常，于是走过来问道：“萨波丽娜，你们在说谁啊？谁不喜欢你？她在挑拨离间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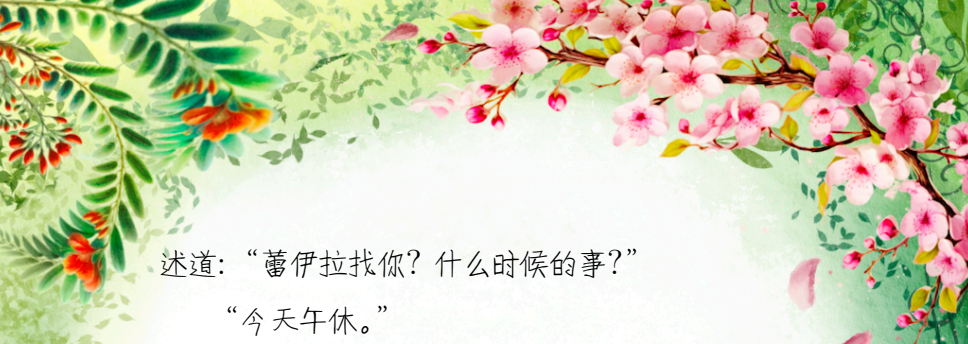
少女只是木讷地摇头，默念着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或许是真的。”

“你不想说我不会多问。但你别信对方的一面之词，如果你起了疑心就去找本人问清楚吧。”这一番话点拨得恰到好处，又不会显得失礼。

等到放学后，在学校对面的一栋建筑里，萨波丽娜左思右想，还是拉住了吉安娜，将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阐述了一遍。果然如艾舞睿所料，吉安娜对午休的事情一无所知。

“什么！”吉安娜被突如其来的事件吓得连声音都提高了半个度，反应过来后试着厘清原委，便复





述道：“蕾伊拉找你？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今天午休。”

“她说，我讨厌你？然后说是我说的？”

“是的，所以我想问你有没有请她转达。”

面对对方冷静的措辞，她闪烁其词地回复：


“她怎么会……我我……我不知道她找你的。”

看着她迷茫的表情，萨波丽娜悬着的心落了下来，确认道：“你不知道吗？”

“我没有提过你。”她的理智回来了一点，试图帮蕾伊拉辩解道：“但是，我想，她只是太想和我独处了，不想让别人打扰。你别怪她，她是好人。”

看到她这样偏袒蕾伊拉，少女哭笑不得，几乎是脱口而出道：“那你呢？你是不是也希望我不要打扰你们呢？”

吉安娜也有她的苦楚，沉默了好一阵才缓缓





点头。

“好！那我答应你。”萨波丽娜的声音越来越虚弱，一句话似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。

对方察觉到不对劲，追加道：“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的，不用这么在意我。你似乎有点想太多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咱们在微信上聊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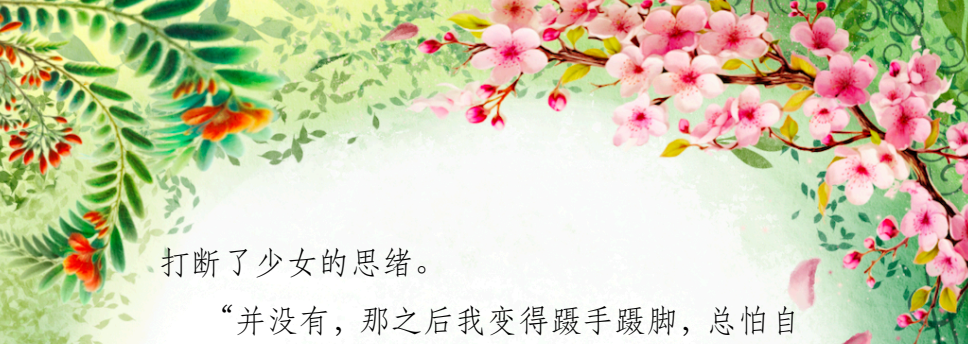
“可你都不理我的。”

“你指最近吗？最近我太忙了呀。真的没闲下来，比如今天，我的作业要写文稿，要做卷子，明天还有一场测验，我……”女孩事无巨细地报备着安排，让她的戒心消了不少。

---

“吉安娜这样回应，你该安心啦。”艾舞睿





打断了少女的思绪。

“并没有，那之后我变得蹑手蹑脚，总怕自己会打搅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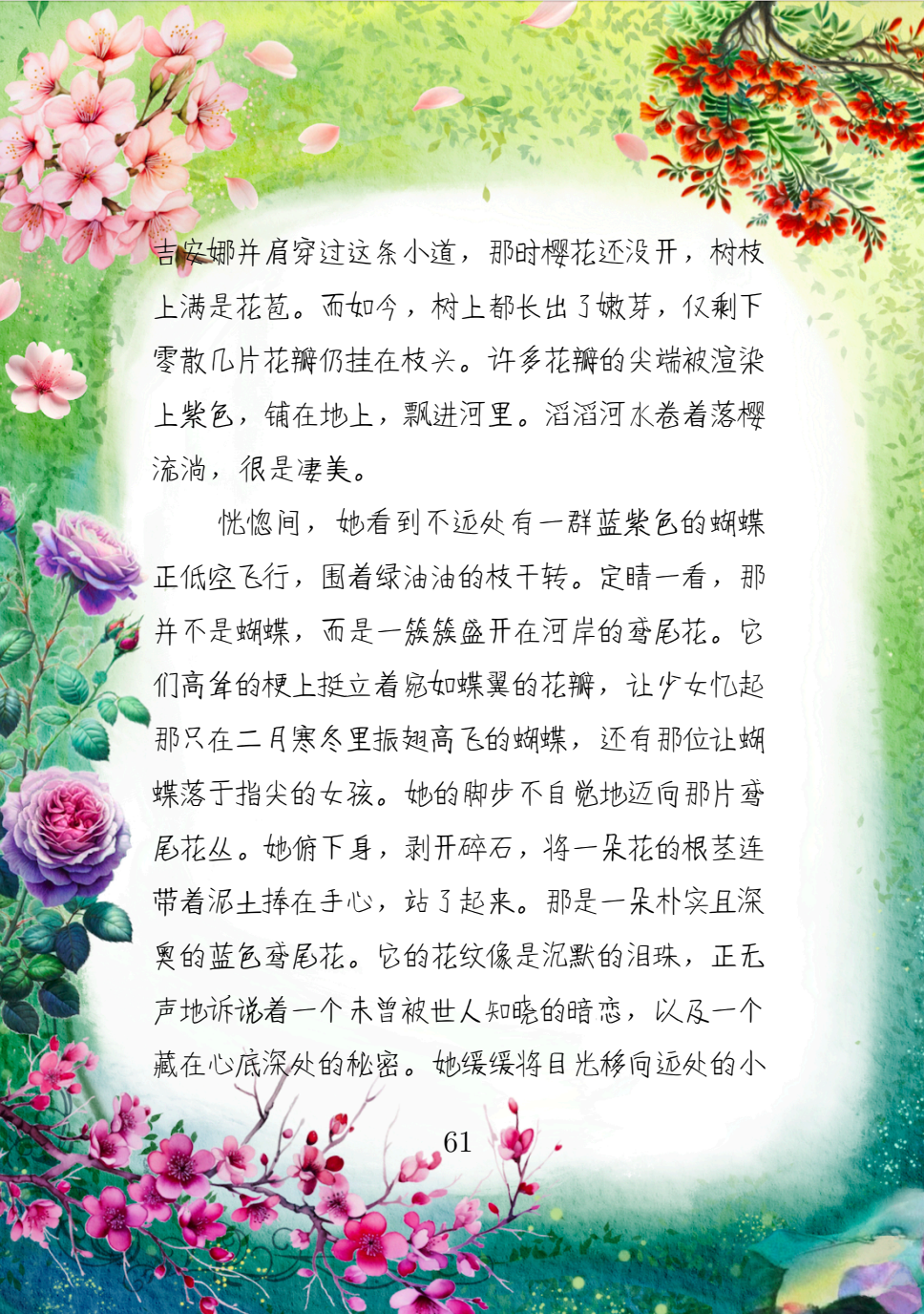
“都怪这个蕾伊拉，她真是讨厌。你似乎也和我提过她，说她很没礼貌。”

“呜……”她说，声音变得低沉：“我记得的。我为此很自责，我以前说坏话的时候都不说名字的。”

她将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忏悔。随后，她拿起桌上封好的信，反复端详。信封正反两面都无字迹，但透过光线，可以隐约看到里面的信纸上方写着：至蕾伊拉。

---


这次谈话让她们的关系有所缓和。萨波丽娜饶有兴致地再度穿过那条樱木道。一个月前，她和



吉安娜并肩穿过这条小道，那时樱花还没开，树枝上满是花苞。而如今，树上都长出了嫩芽，仅剩下零散几片花瓣仍挂在枝头。许多花瓣的尖端被渲染上紫色，铺在地上，飘进河里。滔滔河水卷着落樱流淌，很是凄美。

恍惚间，她看到不远处有一群蓝紫色的蝴蝶正低空飞行，围着绿油油的枝干转。定睛一看，那并不是蝴蝶，而是一簇簇盛开在河岸的鸢尾花。它们高耸的梗上挺立着宛如蝶翼的花瓣，让少女忆起那只在二月寒冬里振翅高飞的蝴蝶，还有那位让蝴蝶落于指尖的女孩。她的脚步不自觉地迈向那片鸢尾花丛。她俯下身，剥开碎石，将一朵花的根茎连带着泥土捧在手心，站了起来。那是一朵朴实且深奥的蓝色鸢尾花。它的花纹像是沉默的泪珠，正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未曾被世人知晓的暗恋，以及一个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。她缓缓将目光移向远处的小





桥，林林总总的人们在桥上穿梭。她似乎从中看到了吉安娜和蕾伊拉。她记着她答应吉安娜的话，事实证明，她的确做到了。从那天起，她甚至不会在她们说话时靠近。